

臨淄縣志卷七

縣志卷二十八

人物志八

俠義

周

黔敖。齊大饑。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不食嗟來者。黔敖見餓者。賀賀然來。曰。嗟來食。餓者曰。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鍾離子。齊處士。趙威后稱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

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能助君養民者也。策國

葉陽子。齊處士。趙威后稱其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能助



王息其民者也。策國

魯仲連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秦方破趙軍。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趙。使趙尊秦王為帝。魯仲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適信陵君來救趙。秦君引去。平原君卻封之。辭不受。又以千金為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辭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行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或讒之燕。不敢歸。田單攻

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以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遂自殺。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節錄本傳

梁啟超論曰。魯仲連蹕蹕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為退卻。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魯連先生。於齊於趙。兩見之矣。先生真墨者之徒哉。孔叢謂作之不變。習與性成。則自然也。然則魯仲連。何為不可學而致也。豈惟魯仲連。凡古來

之豪傑。皆予我以可學之模範矣。而學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獨
奈之何哉。

李白詩。齊有個僮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
秦振英聲。後世仰未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
拂衣可同調。

趙孟頫詩。驅車策駕馬。吾將適齊國。聞有魯連子。個僮好奇畫。
一談秦師走。再說聊城拔。功成不受賞。高舉振六翮。布衣終其
身。豈復為身役。茫茫千載遠。安往訪遺迹。躊躇東海上。向風長
太息。

魏子。失其名。為孟嘗君舍人。為收邑八。三反而不致一。孟嘗君

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復召孟嘗君。

明

朱整。朱臺莊人。仁厚喜施。正統間。歲大歉。出粟二千五百石。以濟饑民。詔旌義民。復其家。建惠民坊。以褒異之。成化九年。復輸粟七千餘石。十四年。輸白金五千兩。皆佐國利民。遠近稱為義士。朱稿業採

話

路敬。字尚義。正統十一年。邑大饑。出粟一千五百石。助賑。事聞。建

坊旌表 孫希德

于化龍慷慨好施。縣令朱某卒於任。貧不能歸葬。化龍資之金。反

其觀。朱令子狀元之蕃。感而作傳。

王守業附生。力學能文。煮粥賑饑。設義塚。返遺金。縣令張汝雨表

其門。

張元孝好義。嘗捐金修啟聖祠。

朱之士附生。萬曆乙卯大饑。有魏思本之子女依之。賴以存活。邑

宰槐某居官廉正。卒貧無以殮。之士為破產營辦。歸葬於杭。朱滿

訪

扈廷美博學能文。嘗還人遺金。鄉里稱之。

崔佑。字汝翼。王官莊人。值歲祲。出粟二百石。以為里人倡。聞風起者。亦量乃出粟。共得五百石。選醇謹者掌之。以貸貧乏。約有秋乃償。無加息。豐年稍變其法。有贏餘。則給孤貧之家。為婚喪費。兄子宗冕。康生。家酷貧。佑資之金。得入太學。籍於選部。佑卒。樂安太僕卿李舜臣表其墓。崔培立報告

李思秀。字俊卿。單家莊人。富而好義。捐鉅資。助修青州城。暨北陽橋。歲饑。出粟施賑。

王君寵。拾金還主。舊志稱曰義民。

于至善。萬曆乙卯大饑。賴以全濟者數十家。撫兩幼弟成。立谷安耕。讀終身。雍穆無間言。

朱作忠。朱臺莊人。性任俠。精拳術。明末土寇蠭起。作忠率鄉里以技擊掃蕩賊氛。時有許真儒等。盡傳其技。保衛鄉里。一方賴之。清

孫際昌。附生。建設義塾。獎勵後進。每遇凶荒。多所振救焉。許汝鵬。捐資助修學宮。築城濬隍。又有張元孝。王廷鳳。皆同時捐資助修學宮者也。

扈三槐。廉正自持。取與不苟。嘗得遺金俟其人而還之。時稱長者。李希曾。每過歲饑。破家以賑。人咸德之。

于三元。富而好義。嘗捐田建立義冢。知縣姚相帝誌其墓。

姚相帝于三元暨配王氏墓誌銘。臨淄諸生于君翼飛際飛葬。

其父若母牛山下。以余舊官於邑。來搏願請銘。持兩尊人狀云。
予先家登州。舊朝初。始祖徙臨淄東五里居焉。世譜繁多不具。
志。高祖諱晉。娶劉。曾祖諱九皋。官陝西寶雞縣丞。有子氏績。娶
徐。生禮部儒官躍。娶陳。即儒官魁吾公父也。公少失儒官。公致
輟讀。然刻勵躬行。以古人為鵠。先是家世素封。至公益勤劬。冬
夏葛裘。非盛暑劇寒不具。以故益豐裕。然性好施。乙卯歲大歉。
出粟賑。全活數十百人。貧道多取奉焚之。新築牛馬廄。歸公
再三讓。終取其饒而狹者。予大姓遍邑中。公謙和。遇貧最下禮
事之。曰。即以貴而顯。不敢車上儕。見宦者矧吾里閭也。太孺人
病。備極療治。袒禱願以身代。尋愈。人視公衣袂。參苓痕隱隱也。

邑兵火。公被執。旁同繫者曰。某也。遂義釋之。嚴事如上客。其二
子即今兩孤。散失寇中。絕望矣。會有聞。長郎羈有所。遣往迎之。
道中逢總角。踉蹌至。次君也。公倚閭待曰。長郎歸矣。及見。乃俱
至。元龍王孺人先卒。繼娶王孺人。即翼飛際飛母也。曾育他人
女。強褓。長課以女紅。嫁遣之。妝奩如已女。誨兩君勿怠先業。以
故學日進。性不喜紛華。然好施予。公兄早逝。元嗣藁葬。孺人惻
然。嚆移墓。祖墓側。閨柵中不多見。嗚呼。當公罹難時。岌岌危矣。
釋而致客座。烽火流離。顛危萬狀。而兩君來歸。元先後時。里人
侈為異事。然於公非善人之遭。自然之應也耶。乃系之銘。銘曰。
學也而夸。章句乃迹。仕也而名。朱裳愧赤。不晤明而學。不纓簪

而仕。門閥以光。世緒乃繼。之子于歸。德音其莫。亭亭丈夫。誰謂
中悞。靛黷凝雲。常守夜宅。芳躅允或。堅於金石。

謝允吉。字君宜。北門人。性好施予。雍正八年。邑大水。田禾漂沒。族
黨待舉火者。常數十家。乾隆乙卯。邑蝗大起。野多流亡。復出粟賑
之。全活無算。他若學宮宮器。道路橋梁。每倡議修葺。庀材鳩功。恆
獨任之。邑令董益。顏其室曰寶善堂。

王曰賡。祭謝允吉文。嗚呼。日斜庚子。何遽來鵬鳥之翔。歲在龍
蛇。胡難救賢人之厄。後天心之難問。痛大雅之云亡。欲述德其
奚窮。撫中懷以若剗。嗚呼。維靈宗承中佑。派出炎皇。髻年具高
世之才。人推寶樹。稍長負凌雲之志。共仰鳳毛。戲彩斑衣。承笑

椿萱堂上。潤衾長枕。其祇花萼樓中。生雖華宗。儉若寒素。事非
賓祭。不聞玉繪金齋。地豈山林。竟爾棕屨桐帽。由是當躬之懿
行。推為閭左之溫恭。并側提瓶。恆資汲者。牆頭拾棗。仍返鄰家。
沾公瑾之醇醪。人皆醉德。蔭子餘之冬日。衆沐陽和。豈特鄉曲
之楷模。抑亦薦紳之軌範矣。方謂壽登百帙。人間之金鏡常存。
誰料年越八旬。天上之玉棺遽下。嗚呼。千尋玉樹。一旦輕顏。百
鍊金鋼。忽焉中斷。烏衣巷口。空留綠水青山。朱雀橋邊。剩有白
雲明月。雖行路猶為掩泣。疏遊亦且失聲。矧豚兒愧坦腹之才。
謬認當年逸少。晚生附姻盟之末。情深昔日羊曇。湖意氣之相
投。頓幽明之永隔。能無聞風而涕。臨穎而悲耶。然吾聞畢萬之

門必大。有鳩之後。其昌。公以厚德培基。又以書香垂緒。類薛家之鳳。既看桂樹聯芳。等荀氏之龍。更美桐陰滴翠。藍田種玉。池草生春。公豈亡而不亡。歿而不歿也乎。是惟公必不可以死。而無公乃無異於生也。瘞也。飽繫山城。未展東芻之敬。魂招江上。聊當薤露之歌。敬薦椒漿。神其來格。

孫允高附貢。每歲冬春之交。恒出粟濟貧乏。雍正乾隆間。多所振救焉。

齊樹附貢。乾隆五十一年。鬻田十畝救饑。有江南吳某病。依之而死。樹為之棺斂。資其子俾歸葬焉。

于維永。字貞久。例貢。慷慨好義。縣令邵汝崙。湖北天門人。因病辭。

職。旅居城東門。無以自養。維永曰。廉吏也。延至家而供給之。服御器用無不備。如是者八年不改。如崙歿。維永經紀其喪。以三百金資之歸。新府志本傳

王桂林。字漢津。孫晏店人。附生。太高祖母齊氏。青年苦節。奉旨建坊旌表。延未舉行。桂林始獨力倡建。又獨修支祠。詳立條規。敦睦族之禮。性喜施予。待以舉火者頗眾。王隆焯來稿

扈九常。家素豐裕。施不望報。每屆冬令。煮粥賑饑。乞丐麇集。呼曰。扈公粥。嘗適市。見有糶粟而失其金者。出粟贈之。不受值。亦不詢其姓氏。鄰人有貸歿而不能償者。皆焚其券。以上壽終。鄉謚文惠。

先生

扈氏家乘

王維璠。字仲堅。性孝友。好周人之急。每遇歲荒。維璠必有所振救。

登萊青道英桂表其門。

新府志本傳

李用禮。嘗出粟煮粥。就食者日嘗數百人。登萊青道英桂旌其門。

新府志本傳

崔曾。西古城莊人。候選州同。遇人有急難。必拯救之。有冠婚喪

祭。不能自給者。必假貸以成全之。道光十六年。大饑。餓死者相望

於道。曾註開倉賑濟。減價出糶。又晝夜炊飯。以食餓者。縣令徐業

鈞。用其事。親至其門。驗其所施之飯。大加獎勵。旌其門曰。任邱堪

風。

于麟貞。于家莊人。居鄉濟緩急。平訟爭。知縣董益旌其門。

于德辰採訪

孫克義字可為嘗於金嶺鎮路側拾得遺金求其主還之

王香亭採訪

王光前林家店人咸豐九年歲祲鄉中貧乏者貸粟予之及歲豐

受粟者增息以償卻而不受鄉人德之

史憲章採訪

王清浦字春霖河崖頭莊人監生慷慨好義不以小費失大計濟

貧救急戚黨賴之咸豐間南匪逼境縣令諭各社團練鄉人推為

團長訓練依古法器械多其自備又倡議築圩為保老弱計聞風

助役者十餘村率裹餼糧以至有不給者復捐穀數十石餉之邑

中此舉前所未有自清浦肇其端後之繼起者咸取法焉修築粗

竣而賊已至清浦督眾防禦數千人賴以全濟

王昭序字左輔附貢生東古城莊人咸同間捻匪告警昭序集鄉

人議避寇計無所出。一夜鬚髮盡白。乃捐資五百千。並出倉粟。作修寨基金。有王姓婦孀居。一子尚幼。地僅畝許。適當園基之衝。遂易以己地。而出糧償之。縣城傾圮。復捐數百千助修。為一邑倡。烽烟稍靖。輒結文社於修真觀。延邑中名士。任聚星堂主講。按月課士。所需紙筆。几案之費。與同人協力共舉。數十年如一。日。王寅甫採訪

子茂相。上莊人。咸豐間。髮逆鴟張。各村築圩避寇。茂相有宅園五區。適當其衝。立掘四所以為村人倡。園功立就。又有王錫玖。北羊莊人。因禦捨築圩。或地址屬於貧家。出而梗阻。輒以己田倍償之。鄉里稱為長者。

王殿魁。字對廷。南壩莊人。同治戊辰武進士。雖以材武名。而喜與

文士交遊。既登第。例以守備待選。殿魁恥於奔競。不赴選。而隱於田里。擒匪方熾。率鄉人築圩。藉免蹂躪。近村有爭訟。排難解紛。不遺餘力。博興馬莊宗人某。歿後。一子尚幼。土豪欺侮之。殿魁力為

調護。孤孀以安。

王鴻鈞採語

于清機。皇城營人監生。擒匪為患。清機出私財。製械練團。以資捍禦。匪患既平。營田數十畝。以為散遣園丁之費。家遂中落。

陳清言。字霏玉。皇城營人。附生。擒匪亂作。清言倡議修圩。日夜督工。不稍懈。每匪至。雖年踰七十。猶提戈巡行。激厲其衆。卒賴以安。路鳴鳳。大夫店人。咸同間。擒匪竄擾。鳴鳳聯結百餘村。共築長圍。以資捍禦。有梗議者。輒出重貲。市其地。近村有王協一。趙一聖等。

所夕襄助。卒底於成。賊莫敢犯。衆賴以安。朱道司

齊來同。字合甫。號樸菴。南門人。援例授鄭州吏目。調補裕州吏目。

州察善斷。州守有疑獄。輒委之。在任八年。卓有政聲。陞兵馬司副。

指揮。自是家居不復出。平生尚義氣。有膽量。每遇大事。輒獨斷而

獨行之。道光甲午。歲大饑。施粥以濟饑者。復奉邑侯命。親赴蒲關

雜糧。勸理賑事。全活不下萬人。咸豐三年。粵匪告警。共推來同總

辦團防事宜。十一年。賊突至。城堞圯毀。官吏有束裝遁者。來同責

以大義。迫之返。激勵衆志。使一意固守。質衣典宅。倡捐修城。晝夜

督理。不數月而工竣。復捐糧以餉勇。丁自春徂秋。賊雖數至。城卒

獲全。以守城功議叙。奉旨以應陞之缺。陞用。同治三年十月卒。閔

邑感其德。私謚曰貞毅先生。勒石以紀其事。

齊鑫字品三。來同子。武生。候選千總。幼有膽略。咸豐十一年。南匪北犯。二月十九日。偵騎報匪至。知縣洪調至。聞之。提遣健兒審實。眾莫敢應。鑫父來同曰。時勢如此。眾尚畏死耶。鑫可任也。鑫奉命往。中途遇賊與鬪。血流覆面。急馳解圍。城惶駭。登陴為備。卒賴以安。

邊繼善。西關人。承家傳。精於醫學。喜濟人之急。凡求診者。無問識與不識。雖深夜雨雪。必往活人。無算。當咸豐匪亂。搗軍丁葆楨駐節西關。徇軍士意。令開城尋食物。其時賊梳兵篋。人心惶恐。婦女有謀自盡者。邑令恇怯。將遵令縱兵入。賴繼善力阻而止。人尤

德之

謝庭蘭
採訪

許德明字耀亭許家終村人咸豐辛酉春捻氛日惡德明率鄉人

於村東依古臺為圩俾一方老幼避匿其中賊繞圩過眾懼將潰

德明力阻之親帥丁壯禦賊殪數十人賊避去老弱獲全許蓋因採訪

王登魁王天鳳等悉收擊咸豐辛酉春捻匪將至村民避於時水

蘆葦中二人於岸揮鎗力闖殺賊數人逃者獲全王喬採訪

于維翰宋家橋人道光庚戌恩貢好排難解紛咸豐時邑西北境

各村與極臺相與聯絡共築長圍以禦捻患維翰與石馬

王作仁字長公九里有爭競輒為排解一鄉稱感德焉年至九旬

邑令上其事旌其門曰昇平人瑞魏璞玉採訪

崔祥雲。世柳店人。性伉爽。咸同間。捻匪入境。倡修圍圻。門材缺。器械散。捐私財購之。賊至環攻。竭力防禦。村賴以全。

崔鳴鑾。世柳店人。道光季年。地方不靖。鳴鑾捐資倡團練。衆賴以安。

孫鈞。字璞亭。王旺莊人。篤於親族。樂善好施。年八十七而歿。

朱一隆。朱臺莊人。好抑強扶弱。平訟息爭。有古俠烈風焉。

李義安。字方山。嘗會辦社倉。捐穀數十石。以代貧人之無力出穀者。

徐化龍。子啟源。以善人旌。

朱元厚。以好施聞。

朱乃廣。于家官莊人。村鄰資利河。夏秋病涉无甚。乃捐資建石橋。

二。行人便焉。光緒貳子歲饑。復出粟以賑。多所全濟。又有以好施。

聞者。曰顧學文。張祥雲。朱學傳。董思明。崔光國。據各在錄訪冊錄八

王文海。字景蘇。西門人。歲貢。生平急公好義。城北門外石橋圯。毀

日久。往來弗便。文海倡捐。改作不三旬。功竣。化險為夷。行人賴之。

于善堂。字一樵。張家莊人。庠生。平生謙恭。恂謹。無病言厲。色然於

排難解紛。則侃侃而談。皆中窾要。故鄉人有疑難。事成。取決焉。於

本村靈松寺。創建文社。捐置几案。罔不備具。光緒二年。歲大饑。於

皇城營。辦理粥場。所活無算。年八十餘。終。

馮溫堂。字如齋。東古城莊人。庠生。好施予。光緒初。連歲大饑。縣令

奉檄設粥場於修真觀。委溫堂經理其事。學畫成誦民獲實惠。迄
近稱之。

縣志卷二十九

人物志九

隱逸

周

愚公。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語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仲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舜在上。皋繇為大理。安有取人之

駟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

小臣稷。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乃得見。

麥邱邑人。桓公逐白鹿。至麥邱。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與之飲。曰。盍祝寡人。麥邱人祝曰。願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邱邑人拜。

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

黔婁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死。曾子弔之。曰。以何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以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

謚為康。不亦宜乎。

衣裘牧者。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居。有反不反。當暑披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賢。請語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夷逸。隱居不仕。嘗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輓以耕於野。寧可服采入廟。而為犧乎。魯論列之逸民。

閻邱先生。齊宣王獵於杜山。閻邱先生與父老十三人見焉。王賜父老不租。父老拜謝。先生獨不拜。復賜無徭役。又不拜。曰。望得壽富貴於王。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災。無以富先生。大宮

無缺。無以貴先生。先生曰：非也。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張之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矣。公乃厚禮之。

王斗修道不仕，與顏觸同時。嘗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王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高士傳

顏觸見宣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土，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土。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乎。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願先生與寡人游。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遂去。

廩丘充齊隱士

見氏族志

陳仲子。隱於於陵。孟子以為齊國臣孽。其卒也。孟子誅之。誅詞見孟子外書

漢

崔廣字少通。號夏黃公。為四皓之一。隱居不仕。

東郭先生。梁石君。深山隱居。曹參為齊相。蒯通為客。或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曹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分令而家。迨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

內家遠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縉乞火。非違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嫁而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世祖即位。徵方。道病卒。

宋

麻仲英。希夢孫。七歲能詩。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進意。退居辨士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仲英辨之。歲凶。盜不入其家。富弼知青州。嘗致書幣。龐籍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厚禮之。屢貽以詩。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東方學者皆師之。

元

李浩。隱於山谷。有高士風。

明

路綸字文經。隱愚公山下。葛臣贈以詩。有甘與許由為伴侶。久同
王燭作鄉鄰之句。

清

崔冲鶴字伊蒿。明生員。少失怙。事母以孝聞。試輒冠其曹。慨然有
經世志。癸未賊陷京師。冲鶴棄諸生。絕人事。走邑北二十里。居淄
水旁。穿渠灌園。植松柏。種菊數百本。徜徉其中。隱其姓氏。自號稷
門逸。闢佛甚力。晚年復好禪。乃於屋左構大士菴。誦楞嚴法華諸
經。終日蒲團靜坐。或易僧服。詣名利。數日不返。予四人。不令讀書。
荷鋤力耕而已。康熙元年。知縣楊本端編戶籍。冲鶴去巾服。雜百
姓中。匍匐階下。端本視其貌偉然。詢名氏。悉其本末。知為邑望族。

羣從子弟數十人。皆邑諸生。為作稷門逸傳。贊曰。余讀留侯世家。漢初高皇帝不能屈者四人。蓋商山四皓云。其一為夏黃公。崔少通。臨淄人。越數千年。而有稷門逸。亦崔氏。豈其苗裔耶。聞歲大饑。有老嫗攜少女。求為妾者。逸陽許之。收養如己女。擇農家子而嫁之。稷門逸義人也。或曰。稷門逃於禪。非真禪者。君子曰。稷門逸古之遺逸也。新府志

知縣楊端本寄稷門逸詩曰。避世不避身。隱人不隱名。身名在。今古識。賞有真衡。齊野崔高士。率性而獨行。忘懷世與人。名共身俱清。近也忽逃禪。歸佛悟無生。寓託釋子緣。亦復達者情。茅屋連數椽。蓬蒿塞戶荆。口語只桑麻。足不履市城。子孫四五人。

不學但專耕。門迎溜水碧。穿圃灌蔬莖。九月秋滿天。黃花豔霜
晴。且擬過陶家。籬門餐落英。

謝賓王秋日過崔知四菴中尋菊詩。傍水臨崖小結廬。霜扉剝
啄有籃輿。全家佞佛能違俗。常日臨淵不羨魚。雲勒花光遲別
苑。酒酣蝶夢入華胥。尋芳更合忘機侶。採徧陶家意自如。

扈孔山字守高。淡泊自甘。不求顯達。別初精舍。日與賓友談讌。不

預世事。有溪南詩草。

以扈氏
家乘修

扈孔山幽居詩。蕭蕭茅屋對清溪。綠竹叢中一徑齊。半院松風
吹過處。隔花時有水禽啼。

其二。門臨清水小迴塘。綠竹青松逗影長。更有無窮春好處。微

風吹送柳花香

其三。慣學幽人趣。潛居在遠林。門環流水注。徑接白雲深。勤掃松間雪。時聞竹裏禽。紅塵飛不到。世外少知音。

按隱逸之名。豈易副哉。黔婁夷逸之高風。元明以降。難乎其為繼矣。雖然。若李浩路綸。崔冲鶴。扈孔山諸人。淡泊自如。不求聞達。抑亦可以為次矣。故卷末以四子殿焉。

流寓

周

紀季以鄒入齊。請為附庸。以奉先祀。

臧孫紇自魯奔齊。莊公欲與之田。紇入見。以似鼠譏之。乃止。

孔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至忘肉味。景公欲封之。晏嬰沮之。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

扁鵲適齊。齊桓侯客之。八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復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膠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疼，使人召扁鵲。

已逃去。桓侯遂死。

孟子齊宣王館之雪宮。尊以客卿。嘗與萬章登牛山。難曰。此景公流涕之所也。今其骨已朽矣。因舉三不朽以告萬章。及去齊。王驩餞之。孟子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宿於晝。王蠋求見曰。夫子去齊。齊將亂矣。出孟子外書

荀卿楚人。宣王招文學之士。遂適齊。列第稷下。號稱祭酒。環淵楚人。遊於齊。稷下文學士之一。慎到。遊於齊。稷下文學士之一。

漢

蓋公。膠西人。明老子。隱居不仕。曹參相齊。厚幣聘之。為言治道貴

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嚴光。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學。及帝即位。變易姓名。隱而不見。帝
思其賢。物色求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為光
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

魏

張烈。字徽仙。東武城人。寓居臨淄。時青州房徽。伯房徽叔。並有令
譽。人號曰三徽。

宋

黃庶。為青州從事。客於臨淄。

明

葛臣固始人博學居於臨淄修邑志

詞辯

國佐。鞏之戰。齊師敗績。項公使佐賂晉。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容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

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人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晉人許之。

五傳

張且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且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

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為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

逐

萊國

公孫開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也。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萊國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害楚者，恐田忌之以楚

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忘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忘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策國

齊貌辯。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充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

待之。齊貌辯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容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因請相之。馮煖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

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殘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復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

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惇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予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

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謁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五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詔誅之

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策國

公孫弘。孟嘗君為從。公孫弘為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恐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知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
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民。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
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
而自剄。必以其血汙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
若此。寡人真與客論耶。寡人善孟嘗君。欲容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國
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智。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
官荒亂。諸國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今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
車馬十萬。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
敢。王曰。笑亦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
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廣。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
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
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
容。髡奉鞫鞠。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
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
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
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
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
客。

趙執信詠淳于先生詩。昂藏鬚鬚走王門。斗石區區聊與詩。一醉
欲傾天下士。何人送客獨留髡。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
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中數十萬。粟如邱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
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
男。亦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
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不能當。今乃

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衛之地。至衛陽。晉之直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破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齊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秦。仕於齊。與齊大夫爭寵。遇刺死焉。

公孫戍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大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反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孟嘗君

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田巴。齊辯士。服粗丘。議殺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狂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服。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如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無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為之請。魯仲連曰。先生乃飛兔也。宜直千里。

駒已終身不談

駒行。齊人睹有國者。淫侈不尚德。乃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避廬如燕。昭王擁篲先驅。稱弟子而受業。嘗謂禹貢九州之外。別有九州。中國只為九州之一耳。其說與今地理頗相合。

漢

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解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見。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觀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
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
筭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
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
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賦。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玉。無
德則易以土。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以險阻。今後世
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
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
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

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原，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北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都，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

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者。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方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逆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

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
患之。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
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
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蒯通，范陽人，韓信擊齊，聞酈生已說下齊，韓信欲止，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

也。且鄴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定臨淄，漢以為齊王。通知天下，權在信，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通曰：楚人起彭城，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三年於茲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一日戰無_數尺寸之功，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當今天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韓信曰：漢王過我甚厚，豈可以鄉利而背義乎？通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

天下者不覺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復說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卒不忍背漢，遂謝蒯通，遁去。佯狂為巫，及信為呂后所誅，乃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高祖已定陳豨，還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今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紀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

以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曹參相齊。深敬禮焉。

管同蒯通論。使韓信聽蒯通之訛。漢之為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道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為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颯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若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為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

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為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有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為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為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此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

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鄼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為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既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為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為其能以推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詐。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為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

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崔象敘詠蒯通詩，血戰成皋，杵可流，五年龍鬪，不曾休。為民請命，仁人語，豈是尋常說士儔。

田子春

史記作田生

齊人游之，資以盡于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

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乃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大然之。風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金十斤。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

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封之。彼得玉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乃以營陵侯澤為瑯琊王。澤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

縣志卷三十

人物志十

術藝

志

易牙善和五味。淄澠水合嘗而知之。

輪扁善斲輪。見桓公讀書曰。臣之斲輪。疾則甘而不固。徐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於臣。君所讀書。古人之糟粕已夫。

凡凡野人。以凡凡數見齊桓公。公厚禮之。於是天下賢士皆至於齊。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遊兒物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泣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漢

陽慶，臨淄元里人。公乘其爵也。家富善醫，不肯為人治病，淳于意

從受學。慶愛之。謂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再拜受書。遂為國工。

淳于意。官太倉令。喜醫術。師事公孫光。受其方。光曰。吾方盡矣。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悉與公。毋公教人。意曰。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光曰。公必為國工。然吾不如陽慶。即為書以意屬陽慶。意乃從慶。受禁方。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人上書言。意以刑罪。以縱縈。故得免。家居。文帝詔問所治幾何人。意悉舉以對。

崔象毅詩。長安會逮意。徬徨悔不生。男暗自傷。千載良醫猶有。

憾青囊却少毓麟之

宋意從淳于意學醫意教以五診

唐安從淳于意學醫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元

扈德字德甫元末自扈王莊徙居維州善彈發必命中時土寇鴟張劫掠郡邑德與鄰人郭姓率子弟禦寇每戰必捷維人有扈家彈弓郭家槍之謔卒後反葬於濶

出扈氏家乘

明

徐嘉嗣善醫全活甚眾

清

于崇文。上莊人。乾隆時附生。善書。于林東
採詣

王涵。字蓮洲。號海上山人。南門人。道光時庠生。工書。城隍廟內石

刻肅靜莊嚴四字猶存。

姚思誠。田家莊人。善琴。工書。尤精飛白。

王連若。字柴村。柴家疇人。增生。書摹顏柳。自王涵歿後。善書推為

巨擘。

于潤光。字芳亭。東關人。附生。工書法。

魏一龍。孫婁店人。善繪蛟螭。

趙崇德。齊陵莊人。附生。精於繪事。

于金門。字奉詔。附生。善畫蛟螭。姪登晉。傳其筆法。光緒初年。旅居

京華畫名達於內庭。慈禧后出紙扇一命繪蚨蝶圖。蒙獎賜金馬。遠孫庭芸。歲貢生。亦善畫。

顧曰琢。字玉成。從提督徐華清於福建。受牛痘法於西醫。回籍後廣行其術。小兒始免天札。著有引痘略行於世。

管應宗。埭付莊人。以善醫聞。

崔昌齡。西古城莊人。精於痘科。著有保赤摘錄行於世。

王媚川。精於痘疹。著有痘疹精言行於世。李洛源採訪

崔寶和。字用齋。西古城人。武生。精醫術。尤工正骨科。手足折傷。傳以膏。月餘復故。家素富。歲出三百金。為購藥費。愈不受謝。遠近爭趨其門。嘗有軍士御重車。經淄河驛。車覆股折。顛於溝中。大軍委

之去。實和昇歸。為之治療。既愈。服役半載。叩謝再生恩。而去。子孫猶傳其業。

邢萬林。字茂泉。大交流莊人。精於外科。嘗為王某治伏骨疽。有奇驗。著有小兒瘋症錄。針灸輯要。行於世。

張孟善。醫。知縣董益旌其門。曰。春融絳雪。

劉毓松。工外科。著有外科經驗圖方。

李士俊。上莊人。工外科。

翟公碩。字遜甫。趙王莊人。善治瘟疫。

徐克明。及子悌。精於內科。

王海晏。西南羊莊人。精於喉科。

耆壽

崔景渙一百歲。

趙承宗一百一歲。

以上男

謝氏武舉王玉林妻。總兵王友詢之母。年一百有三歲。誥封夫人。建坊旌表。曰貞壽之門。

高氏王治生繼妻。壽至一百三十歲。建坊旌表。曰孝慈貞壽。詳節孝志。

張氏王世種妻。年百有八歲。桓臺舉人張象津之。如有子八人皆成。立。

孫氏段坪妻青年守節壽百歲

以上女

勇力

周

高固鞏之戰。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殖綽郭最。為莊公臣。莊公朝。指之曰。是寡人之雄也。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平陰之役。為殿。晉州綽囚之。知起中行喜。邢蒯皆樂。盈勇如出奔齊。

穀榮

王孫

王孫揮

先驅

呂揚

王孫

成秩

莒恒

莒恒

申

申傅摯

申

傅摯

曹開莊公晏父戎莊公上之登邢公邢公貳廣盧蒲癸邢公

宋成襄罷師襄罷師啟蘧疏襄罷師商子車侯朝侯朝肱桓跳侯朝

高子游夏御夏御寇崔如夏御燭庸之越乘馬以上皆莊公

伐晉時勇士

公孫掇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

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

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

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

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

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捷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捷一搏縮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啣左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捷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頌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不死則無勇，亦反其桃。挈頌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梁啟超論曰：晏子固好勇者，乃以卑劣手段殺此三人，以挫士氣，豈不甚哉！諸葛孔明為梁甫吟以哀之曰：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誠恫之也。然三士者，重名譽而能下人，競功名而不惜死，武士之精神，武士之道德，皆具矣。百世下猶將見其氣象焉。表同情者，豈特一武侯哉！

淄邱訢齊勇士

自舊志採入

按杞殖華周勇士也。為國死敵，故列於忠節。慶舍為亂臣，慶封

子。公子彭生。戕魯君。故雖勇不錄。

貨殖

周

范蠡。浮海至齊。變姓名。號夷子皮。致產千金。齊聞其賢。以為相。

漢

刁間。齊俗賤奴。處而刁間獨愛貴之。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

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功。起數千萬。史記

性偉。臨淄人。漢成哀間。訾五千萬。漢書

晉

石崇。苞子。苞為青州刺史。崇於臨淄。故小字齊奴。善殖貨財。

仙釋

漢

涓子。好餌朮。采食其精。三百年。乃見於齊。

舊青州府志

少翁。齊人。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夜

致玉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以容禮禮之。

史記封禪書

李少君。字雲翼。臨淄人。好道。入太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

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

以方干上。言臣能凝頰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

天。身生朱陽之翼。體備員光之異。聳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

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

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內傳

馬明生。臨淄人。本姓何。字君實。少為賊傷。幾死。忽遇太真夫人。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為明生。隨天人入太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天人曰。可教矣。安期生至。夫人令明生師安期生。以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生丹。經神方。入華陰山修煉。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俱驗。遂餌金丹。白日昇天。新府志韋應物馬明生遇神女歌。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啟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簞。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

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其丹白能哀憐。安期先生來起
居。請示金璫玉佩。天皇畫神女呵責。不令見。仙手謝過手足戰。
大瓜玄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露凝。賜仙復坐對食子。領之使
去隨雲飛。乃言馬生合不死。小頃飭教令傳爾。安期再拜將生
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蓋仙翁

或謂即膠西蓋公

清初於修真觀掘地得元碑。載觀為蓋仙翁歸

隱庵舊址云

唐

從諗。臨淄人。住趙州東院。大行禪道。歿謚真際大師。著有趙州禪
師語錄。華嚴合論法相撮要。詳藝文志。

五代

孫日彰。五代時。往宣城採藥。遇松巢子得道。

宋

道圓。齊記補。五代無棣僧。道圓居臨淄興國寺。宋太祖與有舊誼。加號蓋國大師。黃康弼詩。齊整非吳渚。支郎是子陵。蓋贈圓句也。善道。入大藏。信手採卷。得觀無量壽佛經文。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慧。後遁迹終南。復往晉陽。從綽禪師受經。忽曰。吾明日歸。去。至期怡然。誦佛而逝。

青州府志

清

蘇道人。居修真觀。相傳以為仙。去今未刻遺像。猶存觀中。周儒稽

詩曰化鶴飛沖天上。去不知華表幾時歸。為道人詠也。
仇道士言語樸誠。冬夏惟衣一衲。乾隆三十年後。棲於杜山巔之
觀音院。山田自耕。所收穀露出於庭。養長生鼠百餘頭。依戀其旁。
無少驚。夜忽有啣其衲衣者。一呼而羣鼠至。指其一羣鼠皆去。惟
一鼠留伏作罪狀。道士呵之曰。吾不忍殺汝。可去我於百里之外。
附近山村。有無賴少年。窺其糧。皆露積。夜集十餘人。執索竊之。及
曉。近村見十餘人。作木偶狀。雁排山麓間。肩其橐而不能釋也。近
視之。目不能轉。口不能言。推之亦不動。父老知其故。見道士為少
年謝。道士云。我方晨炊。此事吾不知也。回視十餘人。已各釋橐而
奔矣。山前凹處。名白龍灣。禱雨輒應。道士時梵音其間。後二十餘

年化去。山上每夜有木魚聲。聽於左方。則其聲在右。反是則其聲
在左。南北亦然。及至山巔。則礚礚然。環山皆響。後三年始寂然。邊瀛

州原稿

縣志卷三十一

人物志十一

列女

商

太姜。齊女。蓬伯陵之後也。為太王妃。與太王遷岐。相宇以開王業。

周

邑姜。太公女。武王后。為十亂之一。

王姬。武王孫。嫁丁公之子。能敬且和。以執婦道。詩人美之。

莊姜。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己子。嬖人子州吁有寵。莊姜惡之。莊公卒。完即位。州

吁。弑之。戴媯歸陳。莊姜送之。作燕燕之詩。

衛姬。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寧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姬曰。人君有三色。其忿然充滿。手足務動者。攻伐之色也。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意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明日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面恭言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曰。夫人治內。仲父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賢而有識。

出列女傳

中婦諸子。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

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馬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汝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接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魯姜桓公女魯僖公夫人魯頌歌之曰。令妻壽母。

晏娥兒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

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晏娥兒蓋以楊門之庸觸柱而死。

見東方朔傳
顏師古注

崔象鼓詩：平居邀寵闖蛾眉，寧管深宮晏駕時。內嬖六人誰念舊，殉君獨有晏娥兒。

管仲妻靖。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妻靖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靖曰：妾聞之也。母老矣，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靖曰：昔者太公

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駉駉生七歲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者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何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處。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大治。

齊姜。晉文公適齊。桓公妻以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曰。民生安。

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存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勤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芻芻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

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
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
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國君可以濟百姓而棄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
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
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
子惟子。子必有番。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行。

懿氏妻懿氏卜妻田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孝孟姬。華氏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姬好禮貞。過時不嫁。齊國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備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姑姊妹。醮而送之。納於宮。三月廟見。始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琅邪。孟姬從。後車奔。姬墜車。孝公使馮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以立車一輜野處。使侍御者舒帷以自幃蔽。而謂傅母曰。妾聞后妃踰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傅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節則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檢制也。今立車無軒。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帷。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車具。姬蘇。然後而歸。

辟司徒妻。齊頃公敗於鞏而歸。辟女子。女子曰。君先乎。曰。先矣。曰。既司徒先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先矣。可若何。乃奔。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齊侯以為有禮。予之石窳。

仲子。宋女。齊靈公諸子也。內官名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

仲子不可。曰。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弗聽。卒廢光而立公子牙。靈公卒。崔杼立光。乃殺戎子。

晏嬰御者妻。晏子為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求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

以自下者。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後其夫深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於公。以為大夫。

杞殖母。莊公為五乘之賓。杞殖不與。憤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列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寃。盡汝下也。趣食。乃行。

明月。杞梁妻之妹。閔其姊之貞操。乃作琴操。曰。杞梁妻。

為妾。妻黔婁。死覆以布被。手足不斂。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

虞姬。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諸侯竝侵之。佞臣周破胡。

專權擅勢。嫉賢妒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而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破胡反惡虞姬於王。使有司驗治。且自問焉。對曰。申生放野。伯奇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知當死。不復重陳。然願大王之執國政也。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侵地。齊國大治。

陳仲子妻。居於陵。辟纊易食。

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自詣宣王。願一見。宣王方置酒。召而見之。謂曰。亦有奇能乎。無鹽

女對曰。無有。竊慕大王之高誼。願備後宮之掃除。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明日復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御蓋。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服。春秋壯男不立。此一殆也。漸台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於山林。諛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於是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喟然而嘆曰。痛哉。無鹽女之言。今乃一聞寡人之殆。於是立

停漸台而奮然大治

義繼母宣王時人有死於道者二人立其旁更問之兄曰我殺之弟亦曰我殺之更不能決告諸王王召其母問之母泣對曰殺少者王問其故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將革屬妾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痛獨謂行何王高其義並赦之號曰義母

田稷子母稷子相齊受下吏金百鎰以遺母母曰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稷子漸而出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王赦之以金賜母

宿瘤女者晉王后也以項有大瘤故號宿瘤王出遊東郭百姓盡

觀宿瘤採桑如故。王問之。女曰：受命採桑，不受命觀王。王賢之。將
截後車。女子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使使者加金百鎰
往迎之。諸夫人皆笑。王曰：且無笑，不飾耳。女子曰：堯舜桀紂，俱天
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奢靡，天下歸惡
焉。飾與不飾，相去千里，尚不足言也。諸夫人皆大慚。王以宿瘤女
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宮無重采。期月之間，齊國治
強。

王孫賈母賈年十五，事湣王。燕入臨淄，王出走，莒為淖齒所弑。賈
還，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依閭
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結市人四

百刺敘淖齒

孤逐女。幼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妻死。女造襄王。論相國之重。以屋柱為喻。王遂尊相。而以女妻之。齊國以治之也。

君王后。莒太史敷女。襄王后也。湣王遇弒。子法章變姓名為太史敷家傭。敷女奇法章狀貌。竊以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法章乃自言。共立為王。以太史氏女為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卒。子建立。君王后用事。事秦謹。與諸侯信。四十餘年。不受兵。秦王使人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

能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莫能解。后引椎錐破之。曰。謹以解矣。及病。謂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取筆牘受言。后曰。老身已忘矣。遂卒。

晉

左芬。思之妹。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病。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招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馬。芬兄思。詩。文。及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左芬感離詩。自我去膝下。倏忽過再期。迨迨浸彌遠。拜奉將何

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彷彿想儀容。歎戲不自持。何時當
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唐

盧氏。房玄齡妻。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
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玄齡旋愈。禮之終身。
張道古妻。唐末。隨夫入蜀。備極難苦。與俱亡蜀中。

